

劉萬章輯

本蘭歌注

李謹題



劉萬章輯

木

蘭

歌

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
◆(84410)

木蘭歌注 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輯者 劉萬章

發行人 王雲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埠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自序

余童年受師課詩，最喜木蘭辭，以其情事大類稗官家言也。及長，讀古詩，於木蘭辭，好之彌篤，意謂眞骨高風，驚心動魄，足以振發人之志氣，抑處常處變之端，爲己爲人之際，剛柔屈伸之故，經權行守之宜，俱得性情之正，可以教孝，可以教忠也。

民國十九年，任廣州市市立第一中學高中文科講席，爲諸生說詩，亦選是辭作講課。撫拾新舊注家（註）之說，爲之詮釋，論其時世，又以知是辭于世運有關焉。蓋自朝南北，而政俗學藝，亦派別畫然不類。卽以詩歌而論，南朝作品宛轉柔媚，類多兒女情懷；北朝作品，豪邁剛勁，富有英雄氣概。若是辭者，兒女英雄，和適上遂，其殆南北渾一之徵乎！唐代武功最盛，亦此氣有以昌之也。

余聞前哲論樂，有治世之音，有亂世之音，亡國之音，不言興國之音。如於三

百篇外，求所謂興國之音者，是辭足以當之矣。今當抗戰建國之會，振發士民之氣，使之於祖宗盡其孝，國家盡其忠，憤發爲雄，以復興我民族之舊蹟大業，斯後方學子所宜鼓吹也。用抽出拙注古詩選中之木蘭辭，翻印單行，聊效瞽瞍之獻詩云。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劉萬章序於馬交客寓。

(註)舊注採文苑英華、古文苑、樂府詩集及其他誌書筆記。新注則採下列各作品：

木蘭從軍時地表微 (姚大榮著，載商務東方雜誌二十二卷第二號)

木蘭歌再考 (徐仲舒著，載商務東方雜誌二十二卷十四號)

木蘭從軍時地補述 (姚大榮著，載商務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十三號)

木蘭詩時代辨疑 (張爲騏著，載北平國學月報第二集)

白話文學史上卷 (胡適著，上海新月書店出版)

木蘭歌（原文）

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；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歎息。問女何所思？問女何所憶？
『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昨夜見軍帖，可汗大點兵；軍書十二卷，卷卷有
爺名。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；願爲市鞍馬，從此替爺征。』

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韉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旦辭爺孃去，暮宿黃河邊；
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，水鳴濺濺。

旦辭黃河去，暮至或作宿黑山或作水頭；

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。

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。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。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

歸來見天子，天子坐明堂，策勳十二轉，賞賜百千強。可汗問所欲，

『木蘭不願尙書郎；願借明或作鳴駝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』

爺孃聞女來，出郭相扶將。阿姊聞妹來，當戶理紅妝。小弟聞姊來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

開我東閣門，坐我西閣牀。脫我戰時袍，著我舊時裳。或作裝。

當窗理雲鬢，對鏡貼花黃。

出門看火伴，火伴皆驚惶：

『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蘭是女郎！』

雄兔脚撲朔，雌兔眼迷離，兩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

木蘭歌（註釋）

木蘭歌載於文苑英華，古文苑，樂府詩集。此三書皆宋人書，唐以前不可見。三書以文苑英華本成書最早，且爲奉敕撰定之書。（按此書爲宋太平興國中，李昉、扈蒙、徐鉉、宋白等奉敕編，後又命蘇易簡、王祐等參修。爲宋時四大書之一。凡一千卷。）他本字句與英華本多有出入。木蘭歌，古文苑，樂府詩集皆作木蘭詩。然樂府列於鼓角橫吹曲，又加按語云：「歌辭有木蘭一曲」作木蘭歌似是。

木蘭歌乃民間歌謠，非當時樂府所奏，郭茂倩樂府詩集入之梁鼓角橫吹曲，并云古詞。全唐詩不錄此詩，明人馮惟訥古詩紀因樂府詩集列之鼓角橫吹曲，遂以爲梁人作。不免錯誤。王世禎古詩選，清人沈德潛古詩源，王闓運八代詩選，又附馮說以爲蕭梁時作品，更步其誤。就全詩而論，純係民歌本色，間或經文人修飾者。

姚大榮曰：「世傳木蘭詩有兩首，此篇及木蘭抱杼嗟（見附錄一）是也。古今樂錄曰：木蘭不知名，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。俞理初謂韋元甫得其詩於民間，蓋元甫既得其詩，卽擬作一首，今所傳後篇是也。」（木蘭從軍時地表微。）

明統一志云：『歸德府列女木蘭，隋宋州人，姓魏氏，恭帝（隋）時發兵禦戎；木蘭有智勇，代父出征，歷年一紀，閱十有八載，人莫識之。凱還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尙書不受，懇求省親。及歸，釋戎服，衣舊裳，同行者駭之。遂以事聞於朝，召赴闕，欲納之宮中；木蘭曰：「臣無媼君之禮！」遂自盡。帝驚憫，贈將軍，諡孝烈。鄉人爲之立廟祀焉；』

大清統一志：『隋木蘭魏氏，譙郡城東魏村人。恭帝募兵戍北方，木蘭父當往，而老羸，乃請父代行，歷十二年，樹殊勳，人不知爲女子。以功除尙書，不受。及還家易服，同行者駭之。事聞於朝，帝召赴闕，欲納之宮，對曰：「臣無媼君之禮！」遂以死拒。帝驚憫，贈將軍，諡孝烈。』（江南通志亦同此說。）

直隸完縣志云：『木蘭墓在完縣東，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，木蘭爲縣人。』

倘湖樵書云：『孝烈將軍，隋煬帝時人，姓魏氏，本處子，名木蘭，毫之譙人，時方征遼募兵，孝烈痛父老羸，弟妹皆穉，慨然代行，服甲囊韉，操戈躍馬而往，歷一紀，閱十有八載，人莫識之。後凱旋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尚書，不受，懇奏省親。及還，譙釋其戎服，衣其舊裳，同行者駭之。遂以事聞於朝，召赴闕，帝方恣酒色，欲納之宮中，對曰：「臣無媿君之禮。」以死誓拒，迫不得已，遂自盡。帝驚憫，追贈將軍，諡孝烈，土人立廟，歲以四月八日致祭，蓋其生辰焉。』明統一志又云：『黃州府木蘭廟，在木蘭山下，有忠烈廟，廟後有冢，相傳爲木蘭將軍，蓋朱氏女代父西征者。』

又云：『保定府孝烈將軍廟，在完縣東，或云：「孝烈卽木蘭女，嘗代父戍守於此。」唐封爲孝烈將軍。』

姚大榮曰：『太平寰宇記云，黃州黃岡縣，有木蘭山，木蘭鄉，木蘭廟。證之以杜牧之有木蘭廟詩：「彎弓征戰作男兒，夢裏曾經學畫眉；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。」必其爲黃州刺史時以黃岡縣有木蘭廟而詠也。（木蘭從軍時地表徵。）又云：『光州光山縣有木蘭廟，在縣南二里，唐武德六年（公曆六二三）州人盧祖尚任弋陽太守，從黃州移於此。是木蘭廟始見於杜牧之詩，繼見樂史』

所記。』(同上)

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：『黃州有木蘭山，木蘭鄉，木蘭廟。』

名勝志云：『木蘭村在湖廣黃州府治北六十里，其上有木蘭將軍冢，木蘭者，朱氏女，詐爲男子，代父西征。』

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：『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，金時自有文字。元元統二年（公曆一三三四）邑人侯有造者，作祠像辨正記，言「舊廟中鑪石，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答文。神昭烈小娘子，宰相木蘭公女也。大殿塑像，冠佩閨裝，元統二年，據完縣廟木像，烏帽紅顏，服紫腰金，乃增壞烏帽像於享殿，仍存閨裝像，及女侍七像於後。大殿易「昭烈小娘子祠」舊額爲「孝烈將軍祠。」』

甲乙剩言：『完州城北有木蘭廟，榜曰「孝烈將軍。」土人言是木蘭戰處。』

宋程大昌演繁露曰：『樂府有木蘭，乃女子代父征戍，十年而歸，不受爵賞，人爲作詩。然不著何代人，獨詩中有「可汗大點兵」語，知其生世非隋卽唐也……』

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，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歎息。

問女何所思？問女何所憶？「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昨夜見軍帖，可汗大點兵；軍書十二卷，卷卷有爺名，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，願爲市鞍馬，從此替爺征。」

【唧唧】句：『英華作「唧唧何力力」！』註云：「或作歷歷。」古文苑作「促織何唧唧。」徐仲舒曰：按「唧唧」「力力」爲還音字（還音說依王荦友。）與詩經「關關」「喈喈」之類同。其字本隨音變。晉太寧初童謠，作惻惻力力。地驅歌辭作「側側力力。」楊柳歌辭作「敕敕何力力。」敕、側、惻、唧同在廣韻入聲職部，爲雙聲兼疊韻字，用以形容靜默所發細碎之聲，本無分別。從其轉變言之，本作惻惻或側側，一轉作敕敕，再轉作唧唧。古文苑易爲促織，似緣王建當窗織歌：「草蟲促促機下啼。」而改，非是。張祐捉搦歌「窗中女子聲唧唧」，知非形容蟲聲。力力英華本與晉童謠地驅歌辭，折楊柳歌辭均同，樂府詩集因四言唧唧，故易「何」爲「復」，皆非是，應從英華本。』（木蘭歌再考）

【可汗】：隋唐以來夷狄國主之稱。詳參閱「天子坐明堂」句。

【爺】或作耶，謂父親。詳參閱耶孃句。

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韉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旦辭爺孃去，暮宿黃河邊，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，水鳴濺濺。旦辭黃河去，暮至黑山，或作水頭，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。

【駿馬】馬之美稱。博物志：『周穆王欲驅八駿馬周行天下。』

【鞍韉】馬鞍也。鞍亦作鞞。韉音箋。

【爺孃】謂父母也。舊作耶孃。徐仲舒曰：『二字說文無有，皆後起之字。說文邪字云：「邪，琅邪郡名。」』

廣韻：「邪，琅邪，郡名，俗作耶，瑯亦語詞。」今案郡名作邪，或作瑯，語詞作邪，或作耶，不作瑯。

（段玉裁說文注云：「隸書，牙耳相似，臧三耳。或作牙。」）以語詞之耶，爲耶孃之耶，不知始自何時。

南史：「王綯五六歲讀論語，至周監二代，外祖何尚之戲之曰：「可改耶耶乎文哉！」綯父彧論語原

文「作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」郁與彧聲同，故戲命改之。是可知六朝人卽以耶稱父。」

又，輟耕錄（明陶宗儀撰）：「娘子，俗書也，古無之，當作孃，按說文「煩擾也，肥大也，從女襄聲。」女

良切。其義如此，今乃通用爲婦女之稱。『今按唐人詩文，耶娘多書爲耶嬢。段玉裁說文注云：『廣韻：『嬢，女良切，母稱，娘亦女良切，少女之號。』唐人此二字分用，今人乃罕知之。』段氏以嬢爲母之稱，甚是。娘從女良聲，良，善也，有美好之意，故少女以爲名。風俗通載：『漢何敞爲鬼蘇珠娘，按誅亭長龔壽。』風俗通漢末應劭作，是此時已有娘字。其後北齊樂府有踏搖娘，隋煬帝宮婢有雅娘，唐人有公孫大娘，黃四娘（均見杜詩）。杜韋娘，杜秋娘……等，可知其字通行之廣。又孟子齊人章，妻妾呼其夫爲良人，六朝歌辭女子謂其夫，或其所歡，曰良，曰郎。（段玉裁曰：『以郎爲男子之稱，及官名，皆良之假借也。』按漢武以良家子爲郎，可證郎亦良也。）讀曲歌：

白門前，

烏帽白帽來，

白帽是儂良；

不知烏帽郎是誰？

女子旣稱其夫，或其所歡曰郎曰良，故其夫或其所歡亦稱娘以報之，如子夜歌：

木蘭歌註

見娘善容媚，

願得結金蘭。

黃竹子歌：

『一船使兩槳，

得娘還故鄉。』

江陵女歌：

『拾得娘裙帶，

同心結兩頭。』

南史梁元帝徐妃，與帝左右暨江季通，江季曰：「徐娘雖老，尙猶多情。」

此皆男子稱其所歡也。若以說文孃字當之，則女子之名，與男子謂其所歡，何取其煩擾與肥大之義？知娘爲後起之字，初無稱母之義。

耶孃並稱，始見於木蘭歌，歡聞變歌：

『歡來不徐徐，

陽窗都脫戶；

耶婆尙未眠，（婆一作婆，以別婆婆之婆。）

心肝如椎櫓。』

折楊柳歌云：

阿婆不嫁女，

那得兒孫抱？

又：

『阿婆許嫁女，

今年無消息。』

此皆女子稱母爲婆。後世則以稱家姑，隋書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曰：「況娘春秋已高，溫清宜奉。」稱母爲娘。唐杜子美兵車行：

『耶孃妻子走相送。』

白居易新豐折臂翁：

『兒別耶孃，夫別妻！』

今敦煌發見唐人通俗唱本，孝子董永傳：

『大衆志心須靜聽，

先須孝順阿耶孃。』

又：

『家裏貧窮無錢物，

所賣當身殯耶孃。』

皆通稱父母之詞。（見木蘭歌再考）

明郎瑛七修類稿：『子嘗因己姓之少，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。因略具於左，備記問之一也。漢鄧通爲「黃頭郎」。吳周瑜稱「周郎」。晉桓冲名「買得郎」。謝道蘊稱夫王凝之爲「王郎」。何晏